

太行精神永放光芒

——武乡板山参观记

□ 孙俊田

夏日的太行山，绿色葱茏，奇峰流韵，生机盎然，蔚为壮观。

秀丽的凤凰山下，第十二届八路军文化旅游节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隆重举行。各路嘉宾云集武乡，县城的街头巷尾彩旗飘飘，霓虹闪烁，处处洋溢着欢乐热烈的气氛。

作为特邀嘉宾的一员，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家乡发生巨大变化，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令我振奋。武乡干部群众不忘初心，努力传承太行精神，用红色文化拉动旅游，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令我赞叹不已！

武乡位居太行腹地，是革命老区、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这里村村出过八路军，户户住过子弟兵。太行山是抗敌的天然屏障，八路军总部曾驻设在武乡县的王家峪村和砖壁村。每当听到《在太行山上》雄壮的歌声，就会激情澎湃，热血沸腾，仿佛置身于巍巍太行山上，内心的骄傲和豪迈溢于言表。

开幕式次日，按照组委会安排，与会人员去参观板山。上午8时20分，我们从幽静美丽的住地关河小镇乘车出发。过去，通往武乡东部的路还是砂石铺就的土质公路，坑洼不平，晴天里尘土飞扬，阴雨天泥泞不堪。想要到板山，山路崎岖，道路坡陡，十分艰难。如今，新开通的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穿行在蜿蜒山峦中，宛如一条深褐色的玉带，缠绕在崇山峻岭、沟梁谷壑间，与星罗棋布的旅游景点融合，形成一张四通八达、平坦宽敞的交通网。

坐在舒适宽敞的中巴旅游车内，眺望窗外，只见漳水悠悠，绿草茵茵。远处的山峦被染成一片青绿，正是太行山最美的季节。车上的十几位老乡都是从太行山走出来的山里娃，都是喝蟠洪河和涅河水、吃小米南瓜长大的。经过家乡父老的抚养和自身的努力，才走出大山，走向工作岗位，实现人生价值。车上的大部分同志都铭记着一段难以忘怀的乡愁，都有一种浓浓的家国情怀。

朱春耀是一名水利专家，他激动地说：“我的家在韩北镇朱家山，那是一个偏僻的小山庄，是父老乡亲供我上学。到关河水库参加工作之后，我又被保送上了清华大学，从而成为一名光荣的水利工作者，这一切都离不开党和国家对老区人民的关怀。我是在老区这片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家乡永远是我的根，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张福祥也曾是太行山的山里娃，他的夫人叫温素芬，生长在太原市，曾是山西省儿童医院的主任医师。车上有人好奇地问道：“你这城市姑娘怎么就看上了一个山里娃？”她毫不掩饰地说：“武乡人好啊，纯朴、善良、可靠，经人一介绍，父母也满意，我们就约定了终身大事。”

车辆经过的地方，每一处都有抗战的故事，每一地都留下过将士的鲜血。长乐村伏击日军，关家垴血战冈崎大队，都在抗战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大家在车内回顾着这段历史，也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巴车平稳地在蟠洪河畔边行进，路边的村庄、树木不时从窗外飘过。此时在河畔北侧的一道山梁上，出现了一个小村落，坐在车内的李勇泓激动地对大家说：“这个村叫秦家烟，是我的故乡。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上初中前都没有到过县城。”他的大伯父和三伯父是太行山著名的抗日民兵英雄，曾用钢锹铲死了日军，1944年出席太行首届群英大会，被授予“杀敌英雄”的光荣称号，名震太行。他受先辈的熏陶和影响，高中毕业后便毅然报名参军，履行青年人的义务。在军营内又考入军校，成为一名部队干部，后又转业进入地方部门。他说：“我的根永远在武乡，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永远难忘。”一路上大家都在尽情地讲述着昔日的往事，赞美家乡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欢乐的笑语声中，不知不觉车已到达板山脚下的左村。

如果说板山是一道天然的防御屏障，那么左村便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它位于板山脚下，扼守在板山的咽喉通道上，不仅是板山的重要支撑点，还是屯兵、储存物资给养的好地方。历史往往有惊人的巧合，宋朝有朱昆、李玺的草坪会合，抗击金兵。抗战时期，朱德总司令带领八路军也在此抗击日本侵略者。他领导的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炮兵团、一二九师卫生部就驻扎在板山脚下的左村。而左权将军也曾在这里工作战斗，经常勘察地形，带领部队构筑黄崖洞兵工厂防御工事，指挥八路军战士抗击日本侵略者。左权将军发现这里水源奇缺，军民用水平困难，便到山中考察地层，寻找水源，终于在一处断崖发现了水源，并带领军民开山凿石，修了一道五华里的水渠，把水引到了左村。

昔日的羊肠小道，已被盘山旅游公路所替代。

不到一个小时，中巴车就顺畅地将我们带到板山旅游接待中心。

天空中依然是云雾缭绕，仰望板山高峰的“花儿垴”，在缥缈的烟雾中若隐若现，更有了几分奇妙。艰难的登山开始了，在松林和灌木丛中，有一条用青石铺就的小道，用来供游人行走。天然植被覆盖着这里的山峦奇峰，空气纯洁而又清新，如同到了天然氧吧，沁人心脾，只要缓步前行，就不会感到太累。每行走一段，就会看到抗战时期八路军在悬崖峭壁和沟道脊梁上，利用有利地形修筑的防御野战工事，有各种掩体、堑壕和机枪阵地，有各式各样的明堡、暗堡、投弹所、观察所，还有连接各种工事的交通壕。密如蛛网编织，坚固如铜墙铁壁。很难想象当时的条件是那样艰苦，构筑这样规模的野战工事，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在山路上，还看到了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将军活动的足迹。

我们一行人当中，赵太生既是一位党史研究者，也是一位摄影记者。

他一边走一边给我们讲述八路军在板山防御作战的经历。

板山的东面山脚下，是抗战时期华北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黄崖洞兵工厂，被朱德总司令视为“掌上明珠”。

为了保卫兵工厂，八路军总部曾动用特务团和一二九师的部分兵力，修筑板山防御工事。

战士们穿着草鞋，在根本没有路的山野陡坡上艰

难前行，完全是靠人拉肩扛的方式，往山上运送物资，修筑防御工事。1940年10月，日军为了破坏黄崖洞兵工厂，试图从板山“左会垭口”寻找突破口。面对八路军构筑的坚固防御工事，以及在兵工厂自卫队员的英勇抗击下，日军一无所获，最终落败而逃。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管山峰有多高，只要脚步能到达，就能攀登到顶峰。“花儿垴”虽高耸入云，我们这一行人却没有犹豫退缩，只是稍微歇息一下，便又继续向着顶峰前行。此时，不知是谁用手机播放起了《在太行山上》这首激荡人心的乐曲，更使大家提振了精神，增添了力量。顶峰就在眼前，目标即将到达。天空中的云雾开始变得越来越少，太阳也穿云而出，向在攀登“花儿垴”的客人们招手致意。又经过大约300米的行程，我们这群已到花甲之年的太行儿女，终于到达了板山的最高峰“花儿垴”。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屏住呼吸，凭栏远眺，但见八百里太行，绵延起伏，层峦叠嶂，无边无际。俯瞰下望，层层黄崖鳞次栉比，秀丽景色尽收眼底。环顾四野，“花儿垴”顶峰就像一棵青松挺拔在群山之巅，周边所有的奇峰异岭都不可企及。听人介绍，板山具有泰山的雄伟、华山的奇险，更有庐山的壮美、黄山的秀丽，果真是包罗万象、名不虚传。我们这一行人激动之余，便对着山川深谷喊道：“板山，我们来了！”余音在山下回荡，不绝于耳，又缓缓地飘向远方。

也许只有站立在板山之巅“花儿垴”，才感觉是真正到过板山，这才是板山的象征。只有站立在这里，才能真正体味到它的雄浑伟岸和壮观美丽。这里独特的自然风景令人震撼，这里的人文历史，更让人思考和回味。这里铭刻着伟大的太行精神，铭记着伟大的太行儿女抗击外来入侵、可歌可泣的壮丽史篇。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山峰，更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精神丰碑，将永远鼓舞和激励着后人，牢记历史，担当使命。

风
行

题字
姬江波

心灵吟唱

荷花吟

(外二首)

□ 王连生

盛夏日正长
碧波轻荡漾
荷塘深处翠盖舞霓裳
粉面映日辉
娇羞藏叶浪
亭亭玉立水中仙子妆

晚风轻拂过
荷香沁心房
月华如水洒落满池光
蛙声伴夜曲
星辰共徜徉
此景如画醉卧梦荷塘

露珠凝珠圆
晨曦微露光
荷花摇曳似笑迎朝阳
岁月静好里
荷韵自悠扬
一曲清歌吟尽荷花香

盛夏的画卷

初伏轻手轻脚
携晨曦共舞而来
盛夏的画卷
在朝阳中低语着展开心境
是那湖畔初醒的睡莲
迎接第一缕阳光的抚爱

蝉儿们披着夏的华服
登上树梢的舞台
它们不是简单地鸣唱
而是像夏的诗人
吟咏着热烈的诗篇
太阳
那悬挂在天空中的王者
用它热烈的光芒
让平静的湖面更加波光粼粼
荷叶的思绪也随之起舞

溪水轻吟古老的歌谣
微风牵着柳枝的嫩手
迎接这盛夏的序曲
而那夏花
更是心静如水
在阳光下笑得那么灿烂
它们不怕烈日的考验
更不惧风雨的洗礼

七月的田野

也许这时
你正在空调房里
享受夏日的清凉
也许这时
你在小院的树荫下
轻摇蒲扇慢度着时光

七月的田野
我看到头顶烈日
挥汗如雨的父亲
在玉米地不停地奔忙
一顶破旧的草帽
遮不住滚滚袭来的热浪
古铜色的脊背
汗珠像小溪一样流淌

七月的田野
我看到杂草疯长
与禾苗争抢着营养
父亲的锄头
被泥土磨得锋利光亮
还是败给了草莽
想用除草剂把荒草杀光
却又怕破坏了这天然的土壤

诗林漫步

夏意

□ 崔鹤同

鸟儿在枝头欢鸣
拉开窗帘
霞光霎时铺满了房间
眼眸也被擦拭得
闪闪发光
呵，夏天
阳光悠长又明亮

马路光滑如镜
湿润而坦荡
几个散步的老者
从容而安详

扑面而来的时间
晶莹而透明
沏上一杯茶
再捧上一本书
和着长短短的蝉鸣
品评人生况味

心中涌起无名的
冲动与惆怅
想起遥远的故乡
祖母矮小忙碌的身影
冲天的南瓜花
一朵朵肆意绽放



张永清作

夏日黄昏(外一首)

□ 黄信波

黄昏的余晖洒满天际
似画布上的金色涂抹
炫目又迷离
安于霞光下
影子里的夏日风景
在这一刻，被诗意地演绎

柔风轻抚过我的脸颊
霓虹灯飞舞，点点光亮
似花园中的灯笼
点亮了夜的序幕
蝉鸣响彻耳畔，悠扬如歌
在这悠长的夏日黄昏里回响
想起乡间风吹稻田云漫星际

屋前小河，水波荡漾
孩子们的笑声
如夏日最美的旋律
分享一个冰凉西瓜
吮一口甜蜜

都在这个黄昏释放
夕阳慢慢沉下西山之巅
将天空染成了一片瑰丽的红
与这夏夜的微风交织

令人陶醉
此刻，我梦见了远方的家乡
那个熟悉的村庄

夜空月色下，万籁俱寂
院子青石板上
铺成夜色的路
小巷里传来低语声
时光在此处被禁锢
思绪被夜色抚平

绿荫树下，夜的怀里
心在深邃的夜色中漫步
夜色如墨星空如画
夏夜的歌声在心中回荡
我在这夜色中找寻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和那首未完的歌谣

月亮栖在枝头上

□ 何娟娟

炊烟袅袅
染上一身月色
在漆黑的天幕
书写夏夜的诗行
忙碌的身影
揣着晚风的倦意
归隐于云朵深处

几声短促的蛙鸣
搅乱夜的清梦
向上延伸的枝叶
是大地的盛情邀请
月从云里探出身子
只为赴这场盛夏之约

月是夜空的明眸
眸底清风徐徐
抖落了满身清辉
枝上栖息的月影
摇曳于枝头
回眸间
宛如天地长出
一个晶莹的梦

乡思乡愁

竹韵悠悠老屋情

□ 张儒学

在我的记忆中，院子前有很多竹子，所以我从小就爱竹。

我的老家在一个小山坡上，房前屋后都是竹子，那些竹子不是毛竹，更不是斑竹和水竹。而是一些能编竹席的慈竹。

虽然我不知道这些竹子是哪辈人栽的，但整个院子都掩映在竹林丛中，不论严寒酷暑，竹子都是青青的，茂盛的，小院里似乎就有一种仙境般的幽雅与别致。天热时，竹林里是乡邻们乘凉避暑的好去处，冬天，别的树木落叶枯黄，但院前的竹子依然挺拔且充满生机，将小院点缀得格外美丽。

在20世纪80年代，竹子似乎成了我家的“摇钱树”，会编竹席的母亲就靠这些竹子，支撑着家里的零用开支，养活了我们一家人。

在村里，编竹席的人家全是买竹子，我家则是自家裁的，不知让多少人羡慕，都说我家有眼光，裁了这么多竹子。父亲只要一有空就砍竹子，饭前饭后忙着弄篾条或帮母亲编竹席。编竹席虽然辛苦，但一家人却其乐融融。

那时，竹子在我心目中就像父亲一样坚强、朴实，不管多大的风霜雨雪也压不倒它。也像母亲一样勤劳、善良，总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小院和家人。一年四季，父母都靠编竹席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一张张凝聚着心血、充满希望的竹席，不知给父母带来了多大的欢乐与欣喜。

因此，竹子就成为我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因为我家房前屋后的一大堆竹子，常有小伙伴儿来玩耍，在竹林里捉迷藏、打闹、玩“猪八戒背媳妇”等游戏，童年那快乐的笑声常常在竹林里

时，父母说什么也不愿搬出来住，他们说舍不得老屋，更舍不得相伴相依的竹子。虽然家里再也不靠母亲编竹席来维持生计了，但父亲仍旧视竹子为“宝贝”。没事时总要去挖泥巴垒竹子，正是父亲的精心管护，每年开春地上总会冒出许多尖尖角儿——竹笋，毛茸茸的黄里透着绿，不几日就长了十几尺高，父亲看了甚是欢喜。

随后，一根一根的竹子挤挤挨挨，给小院增添了几分生气。母亲依然用竹子来编竹席，这已经成为她的习惯，似乎编竹席就是母亲最好的休闲方式了。

几年前，老屋因年久失修垮塌了，父母说什么也不愿来城里住，就住在公路边的砖瓦房里，仍与那老屋前的竹子相守相望。当他们看见老屋前的竹子突飞猛长，一根一根的竹子茂密旺盛直指云天，勾勒出一幅幅立体几何图时，总是高兴不已。父亲没事时就去竹林里走走，有时还与竹子说话。母亲没事时也去那竹林里看看，对着竹子唠叨，这时的竹子就像一个听话的孩子，在轻风中摇曳，一会儿直立，一会儿弯曲。

每次回到老家，父亲都要领着我去老屋前看看，虽然老屋已变成了一块菜地，再也找不到老屋的踪影，但房前屋后的那些竹子，却勾画出老屋的轮廓。我问父亲：“四周都是竹子，你这菜地里的菜还怎么长呀？”父亲说：“我把这儿弄成了菜地，并不是为了种菜，只是为了更好地管护竹子，让它们做个伴。”

一阵微风吹来，竹子随风摇摆，竹林里响起“吱吱”声，似乎还在讲述着老屋里的甜蜜往事，还在回昧着老屋里的欢乐与温馨！